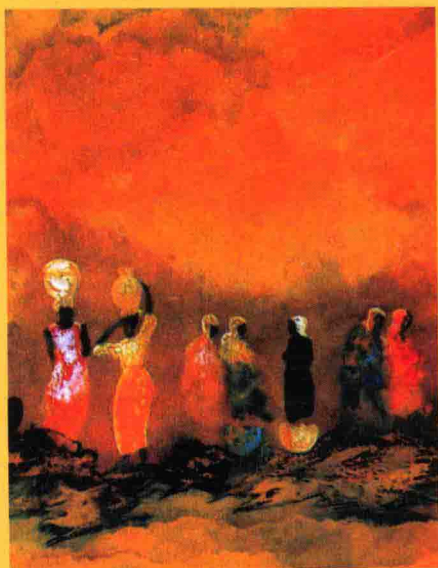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流天下

景戈石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流天下/景戈石 著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8.10
ISBN 978-7-5613-4173-5

I. 水… II. 景… III. 中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56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9710 号

作品名称 / 水流天下

作 者 / 景戈石

责任编辑 / 李润雪

封面设计 / 彤管源

责任出版 / 杨玉婷

出版发行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 / 100089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/ 9.5625

字 数 / 200 千字

版 次 / 2008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13-4173-5

定 价 / 25.00 元

作者简介

景戈石,又名景福令,贵州省岑巩县苗落山寨人。诗人,作家,摄影家。国际诗书画艺术研究院高级院士,中国乡土诗人协会理事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,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已公开出版的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太阳下面是故乡》,中短篇小说选集《水流天下》,诗歌选集《生产快乐》、《山乡纪事》,散文集《一代红颜陈圆圆》,史学专集《景戈石好上岑巩》等,还有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学与美术评论、历史研究文章等散见报刊,计 330 万字。2002 年 12 月 15 日,诗歌选集《生产快乐》一书,在北京入围“第五届全国伯乐文学奖著作”;2007 年 6 月,诗歌《呼唤》获“全国首届‘中国乡土诗人杯’‘中国最佳乡土诗歌奖’”。现为贵州省岑巩县文联主席,贵州省岑巩县党史地方志办主任,贵州省岑巩县政协文史教卫委员会副主任,贵州省岑巩县作家协会主席,贵州省岑巩县摄影家协会主席。《思州文学》杂志主编,《陈圆圆之谜》主编、《红旗飘扬》主编,《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岑巩县历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》主编,《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岑巩县历史大事记》主编,《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岑巩县历史》主编,《岑巩县志》主编等,其主编的作品,计 770 万字。



目录

陈圆圆面对逃亡中的李自成与刘宗敏及其它/1

魔鬼乐园/18

疯狂杀戮或变异如魔鬼洞穿性与万有引力之花蕊/74

拒绝长大/88

门/108

寻找/119

天空下着雨/133

面对/148

冰/162

河/175

新娘日记/213

减肥/227

米黄色女包/240

今朝何年/256

漫山遍野生长蕨/280

陈圆圆面对逃亡中的李自成与刘宗敏及其它

“将军，请问，现在是往什么地方走？今晚部队进寨驻扎不？天快黑了，追兵好像停止了追击，是吗？”陈圆圆问顺王李自成的得力干将刘宗敏。陈圆圆一身男装打扮，就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上，走在刘宗敏的身边。

“躲过敌人的追击就行。今晚就暂息在眼前这个寨子。”刘宗敏骑在一匹高大的黑色马上，随时保护着他喜欢的陈圆圆。

陈圆圆清楚地记得，从北京城向西逃遁已经是第13天。这种没计划，没目标的逃亡日子，已经不会太久。因为这不仅仅是逃亡，后面，还有浩浩荡荡的清军和吴三桂的部队，在一刻也不停地，一路追杀。

陈圆圆说：“今晚，我想跟顺王单独谈谈，你向顺王通报一声，行吗？老这样，只一股劲的逃亡，也不是一件好事。你看，这几天，在战场上，你的弟兄们死得太多了。如果继续下去的话，到那时，顺王、你，还有你的弟兄们，可能……”队伍已经住进了老百姓家里。陈圆圆与刘宗敏，就住在一家农户的草房里。

刘宗敏说：“你对我说就行了，为什么要跟顺王说？我

大哥李自成与我南征北战数年，兄弟般的关系，好着呢。再说，我大哥，这几天，谁的话也不大听。想往日，我的话，他是言听计从。也许，这打仗就像赌博一样，输红了眼吧，这也难怪顺王，你看这才几天，大顺军就损失了大半多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我虽是一名民女，但也知晓，这场战争是不能再继续打下去，得必须制止。”她想到了，与李自成、刘宗敏一起冲出北京城时的情景，农民军与清军相互厮杀，死伤无数，其死伤者流出的鲜血，在大街上汹涌，竟然能够漂浮起一些6岁的死人，或木板、树桩，或损坏了的枪枝。整个街上，臭气熏天，飞奔马蹄溅起的鲜血，已把道路两旁的城墙与房屋板壁染成了红色。一个人到底要流出多少血，才会死呢？陈圆圆看见，有3个受了重伤的清军，倒在地上，身上流出的血，足能盛满2个洗脸盆，竟然没有死，手里握着枪，依然在拼命地向大顺军射击。李自成一刀刀砍下去，就把那3人的脖子砍飞了，他们才放下手中的枪。当道的城门口，尸体堆积如山，至少就有几千具，要想从那里经过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即使是骏马，也无法横穿那些横七竖八的死尸。她跟着李自成、刘宗敏，一连找到第16个出口，才冲出城去。城里，城外，一片火光冲天，房屋倒塌声，人们的呼救声，奔马嘶叫声，响彻一片，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。李自成在与清军的厮杀中，一连3次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好在有他的5名牛高马大的心腹，拼力护救，才幸免于难，重新跃上战马。刘宗敏一边保护着自己，一边又要与清军撕打，只见他一口气，就砍下了清军的9个脑袋。从无头的脖子上喷出的鲜血，一泻数尺，溅湿了自己的黑布衣裳，也湿透了刘宗敏及身边几个扩卫的身体。

刘宗敏说：“这战争不是谁说不打就不打，也许谁说了也不算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因为我劫了你这个举世无双的大美人，你的丈夫吴三桂决不会放过我，不会放过大顺国的天下。大清更不会放手，眼看江山就要握到手里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你们大顺国为什么败得这么快，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为什么？不就是我掠了你吗？你的丈夫吴三桂一气愤，就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，联合清军，让狗日的大清军进来了。”李自成的队伍一开进北京城，刘宗敏就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占为己有，供自己淫乐。而这陈圆圆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，是明末清初江南一带最负盛名的歌伎，说她：声甲天下之声，色甲天下之色。

陈圆圆说：“为什么你们部队在撤离北京城的时候，老百姓站在城墙上扔石头砸你们呢？”她的脑子里，不自觉地出现了那幕情景：那天，天空中下着雨，清军与大顺军，双方火力打得不可开交，她跟着李自成、刘宗敏，左突右冲，决定放弃北京城，去陕西另作打算。可是，就是难以突围。当地的百姓，或站在城墙上，或躲在房屋上，或某高地，一股劲地扔石块，专门砸大顺军。一些胆大的百姓，站在城墙上，一边向大顺军不停地砸石头，一边高喊：“打死这些牛马畜牲的大顺军！打死这些猪狗不如的大顺军！砸死这些无恶不作的大顺军！砸死这些丧尽了天良的大顺军！”就在大顺军快逃出城的那会儿，百姓砸下去的石块，有如大雨纷纷而下，砸得大顺军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无计其数。当时，清军正发

起了猛烈的追杀，大顺军只顾逃命，无暇还击。天完全黑了，清军停止了追杀，陈圆圆与李自成、刘宗敏等人，才在一个小山村停歇下来。

刘宗敏说：“因为……让我想想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不用想了，因为大顺军一进占北京城，就让官兵在北京城杀人、抢劫、奸淫了整整7天。就是这7天，让北京城的老百姓伤透了心。当时的北京城还是个北京城吗？整个北京城一片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，就是清军不与你们争夺江山，你们的江山能够维持多久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天下都是我们的了，让弟兄们好好高兴一场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想我们南征北战了多年，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，享受一番，这也是应该的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老百姓是大山，你们大顺国就是这大山顶上的风景树。大山没有了，你们这些树还能风光多久呢？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。”刘宗敏说：“我是男人，老子哪去管它什么大山，什么风景树，男人就是打打杀杀，用我大哥顺王的话说，就是打江山吧。打下江山后，白天有肉吃，有酒喝，夜里抱着漂亮的女人，这比啥都强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那你当时在北京城抢了多少女人，抢了多少白银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就敢说，既然我已经做了，还有什么不敢说的。我要了200多个女人，大多是明朝朱老贼的妃子，还有几十个民女。但你也知道，我对她们都不感兴趣。只是说，我要了这么多的女人，说明我还真是个大顺国的大将军。我大哥，就是顺王，他一共有500多个女人。他是皇帝，我是大臣，没有这么多的女人，还叫什么

男人，我们出来打天下为了啥？天下就是我们的，还有什么顾虑，哎呀，只是这时间太短了些，刚刚 42 天，转眼就没了。我也没有多少金银，不过就几万两而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这些对你有什么用呢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说明我是大将军，是大臣。就是现在死，也不枉来人间走一趟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们男人，与你们女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你们大顺军，为何一攻进北京城，就抢劫了大内库里的 17 万两黄金，13 万两白银？离开北京城时，一把火便把宫殿及九门城楼全部给烧了？农民军，农民自己的军队，这些曾经的农民，心地还善良、诚实吗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哎……怎么说呢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那你们今后将往什么地方去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我不知道。顺王说去哪就去哪，一切听顺王的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一得了天下，就要在北京城抢劫、杀人、奸淫？这天下是你们的，这皇城也是你们的，为何这样糟蹋呢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整个天下是我们的了，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？这样做，一是可以树立我们大顺国的威信，让天下人顺从我们大顺国，二是我们的官兵得到了好处，他们就会更加忠实于我们大顺国，让大顺国更加坚实、牢固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想你们大顺军，多半是些贫穷人家出生的人。就是你们大顺王，也是农民出生。你想过没有，北京城

里,有多少穷人家的父母亲是被你们杀害的? 有多少穷人家的女儿,是被你们大顺国的官兵们强行抓去当老婆的? 他们的父母亲与兄弟姐妹,与大顺军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有什么区别呢? 你知道,他们也多是些穷人呀。你们这支队伍,不也是由穷人拉扯起来的吗?”

刘宗敏说:“我去管这些干吗?”

陈圆圆说:“你们在北京城,杀了吴三桂一家老小 34 口人,顺王亲手杀死吴襄时的情景? 还记得吗?”

刘宗敏说:“我怎么不记得了呢?”

陈圆圆说:“是怎么一种状况?”

刘宗敏说:“顺王一刀下去,就将吴襄的脑袋砍飞去 1 丈多远。滚动的脑袋一直在喊:‘我吴襄在阴间变得鬼,也要去找你李自成! 李自成一定不得好死。’”

陈圆圆说:“吴三桂家那些只有几岁的小娃崽,对你们大顺国有仇吗? 你们真的下得了手,你们简直没有了一点儿人性。我想,这是你们大顺国,为什么就变成今天这种局势的主要原因。说实在的,我是早已不畏惧死啦。”

刘宗敏说:“我是不会让你去死的,因为我喜欢你。只要我还活着,你就不会死;只要我大哥李自成活着,他也不会让你死。前天,我大哥说过,要是我战死在了沙场上,大哥也要让你活下去,他会保护你的。”他在想,陈圆圆的命运真坎坷:6 岁时,没了父亲,多病的母亲为了让她活下去,只得把她寄养于姨爹陈家。尚未长成,姨爹家便遭受劫难,于是,只得含泪把她卖到了苏州梨园。正当她潜心学艺时,遇到了道员贡修龄的公子贡若甫,贡公子成天游手好闲,已有妻室,却经常寻花问柳,见她才貌双全,便以 300 金将她

买去，没多久，却将她逐出贡府。不日，她被皇帝崇祯宠妃田贵妃的妹夫，锦衣之职的汪起光掠入汪家，被迫与汪起光成婚为妾。就当她在汪府立足未稳时，早已目睹她艳名的苏州豪绅大族，有权有势的又一霸麻衣，得知汪起光掠走她后，大为恼火，请来了苏州有名的花花公子宋公子相助，召集了苏州市井数百人冲进汪府，夺走了她。不久，汪起光借助了田贵妃的势力再次将她挟持入府中。后来，她的艳名便被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之父田弘遇所闻，遂强行劫去，充入下阵，实则是给田弘遇做妾。崇祯十五年冬天，吴三桂在京师时，已闻她的艳名，想方设法，劫娶了她。

陈圆圆说：“是吗？”

刘宗敏说：“作为军人，对于死，我们早已不害怕了。死，对于军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我只是放心不下你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只要这场战争能够停下来，我是什么都不在乎了。而要让这场战争停下来，最主要的因素，取决于顺王李自成，还有你这位大将军。”她有些不大记得，大顺军到底是第多少次到街上去抢劫。她只知道，大顺国的天下已经有半个月了，那天下午，刘宗敏回家的时候，带来了比哪一次抢回的银子都多。刘宗敏告诉她：“这回大顺军上街抢劫了40多个大户，我又分得了600多两银子。哎哟，看来我这么些年，跟着顺王南征北战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受了不少的罪，到今天总算熬到了尽头，如今我有大出息，有奔头了。我们大顺军胜利了。天下，是我们大顺国的，就是我们的了。”大顺军攻进北京城的时候，是与大明朝的军队打仗，城内城外，一片混乱，老百姓没法安宁过日子，逃命的，命大的就活了下来，命短的就挨枪子白白的送死了。一

陈圆圆面对逃亡中的李自成与刘宗敏及其它/景戈石 著

⑧

些躲藏在家的人，就是躲藏在地窖里，不是饿死，就是被烧塌了的房屋压死，或熏死。大明朝灭了，大顺国的军队，成天就在街上，不是抢，就是杀人、放火、奸淫。

刘宗敏说：“我看这场战争，能否停下来，主要看清军，还有吴三桂，而我们现在，处于一种逃亡状况，在逃命。我们只要把现在的力量保存下来，也许，我们就有重新打回来的机会，有可能打垮清军，打垮吴三桂的军队，天下就有可能重新回到我们大顺国的手中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清军已经虎视眈眈中原很久，一旦他们得手，你们要想再夺回来，这也许相当困难。我想，你们先得找个地方躲藏起来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躲藏在什么地方？清军像满天的乌云，浩浩荡荡，哎呀，你不看这些天，我的队伍损失惨重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就为了这事，我才想对顺王说说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对我说？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因为什么？再则顺王，一向听我的，对于你，在他看来也许是外人，我看有些不合适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？我是什么也不惧怕了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你就说刚才那些话，就能让顺王躲过敌人的追杀？我不相信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就说那些话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躲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让大顺军隐蔽在大山深处。具体躲藏在什么地方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要让清军把你们全都杀光啦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清军把我们全都杀光？那怎么可能？我

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我怕谁？清军人再多，我也不害怕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事，我只是想，让大顺军少损失一些。你的这些弟兄大多是穷人，有的家里还有父母亲，有兄弟姐妹。”她记得，那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的第10天吧，刘宗敏带她去到城墙上，往外看，检查士兵们的值勤情况。她亲眼看见一个大顺国的人，竟然将1个过路的女孩，一掌就推倒在了城墙下，伸手便把女孩的衣服撕开，按在地上就强奸了，接着又有4个大顺国的兵，准备再次奸淫那女孩。那女孩，跪在地上，求那4个男人，请求他们放过自己，可是那4个男人却更加得意地淫笑着，紧接着，就疯狂地将那女孩奸淫了。后来，那女孩就站不起来了，像一滩泥，躺在地上。刘宗敏告诉陈圆圆说，那个带头的人，是李自成的一个邻里亲戚，大顺国里一个三品的官呢。陈圆圆看不下去了，就跑下城墙，找到了那个三品的官，大声指责道：“你是人吗？还是畜牲？这么没有一点儿人性，她要是你的妹呢，你也要强奸？”三品官大骂道：“你妈的，你少管鸟事，你是谁？喔，嘿嘿，到哪里跑出你这么一个大美人，你找老子睡觉呀？那你还不赶快脱衣服？老子手一扯你的衣服，坏了可别怪我喽。嘿嘿……”那家伙话还没说完，就伸出手去撕扯陈圆圆的衣服。陈圆圆顺势一让，躲开了，厉声道：“我陈圆圆，就是死，你也别想扯下我的衣服。你仗势欺人，不会有好报的。”三品官戏弄地，将自己的两只手掌相互间用力地拍打，像要拍打掉什么东西一样，然后，大声地冷笑道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京城有名的歌伎！歌伎！歌伎！离我远点，我怕你弄脏了我的手，弄脏了我身子，你知道不？！你想跟老子睡觉？老子跟你说，没门，

我才不与你等这样的歌伎睡觉呢，你看错了人吧。赶快给老子滚人。我堂堂大顺国三品官，我睡的女人还少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就抢了5个女人睡了，全是十四五岁的大姑娘。只要是我看上的女人，有几个睡不成？老子整天就在街上闲逛，抓住哪个女人，就睡哪个女人，我还不要老的，只要年轻的，知道吗？进京城10天，老子每天都在街上抓女人睡觉，还要抢钱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大顺国的三品官，说出来怕吓死你。光在京城，老子睡女人就睡了70多人，有几个女人还不到12岁，就被老子给睡死了呢。告诉你，一个歌伎，老子是不睡的，老子就是看不起歌伎。你还快给老子滚远点，免得弄脏了老子的手，弄脏了我的大刀，弄脏了我大顺国皇城的地盘。我是顺王的亲戚，你说我怕谁？你这个臭歌伎，滚远一边去，不要挡我的好运，不要挡我的财路，要不我的刀子就不客气了啦。”三品官眼里，全是得意，仿佛大顺国就是他自己的，他可以为所欲为。陈圆圆似乎没有多想，就一巴掌打过去，狠狠地打在那人的脸上。而这时，刘宗敏已飞奔到了城墙下，扬起刀，就砍下了三品官的右手。三品官倒在了地上，眼着充满了怒气，对着刘宗敏大声道：“我堂堂三品官，在街上睡几个女人怎么啦？是顺王让我睡的，怎么样？我是顺王的亲戚，你……？”三品官猛地站了起来，准备拔刀，刘宗敏一举刀，就将那人的头砍掉了。陈圆圆走到城墙下，扶起那个被人奸淫了的女孩，她不过是一个才14岁的小女孩，她的下身全是血，眼里流淌着泪水。陈圆圆扶起她时，她虽然没有多少力气，但她还是想竭力站起来，准备撞城墙而死，好在陈圆圆眼疾手快，抱住了她。陈圆圆让刘宗敏将那女孩

背进家里，给她换了衣服，一边用药医治，一边跟她交谈，已经4天了，才下得床，走得路，愿意活下去。

刘宗敏说：“是军人还怕死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我必须在今晚与顺王亲自面谈，一定，求你这位大将军开恩，让我亲自与顺王谈一谈话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这能行吗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弟兄们去死，不想让顺王被人追击，我想你作为大将军，应该让我与顺王谈上一谈话。至于顺王听不听，想怎样，那是顺王的事，而不是我的事，这也可让我的心得以丝毫的慰藉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要是我说不行呢，你将怎么样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你信不信？我已经不惧怕死了。”随后，陈圆圆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准备撞壁而亡。

刘宗敏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陈圆圆说：“我想死给你看，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好吧，就让你单独与顺王面谈。我马上带你去见顺王。”

刘宗敏亲自打着火把，走在陈圆圆的前面，把她带进了顺王李自成的行宫。刘宗敏与他的3名手下人，就守在顺王行宫外面不远的地方，等候陈圆圆从行宫里出来。

陈圆圆说：“深夜打搅顺王，民女陈圆圆，有事禀报顺王，我有办法让顺王如何躲过这一劫难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圆圆姑娘，快请说，好事坏事，本王概不追究。”

陈圆圆说：“请顺王下旨，把刘宗敏大将军杀了，愈快